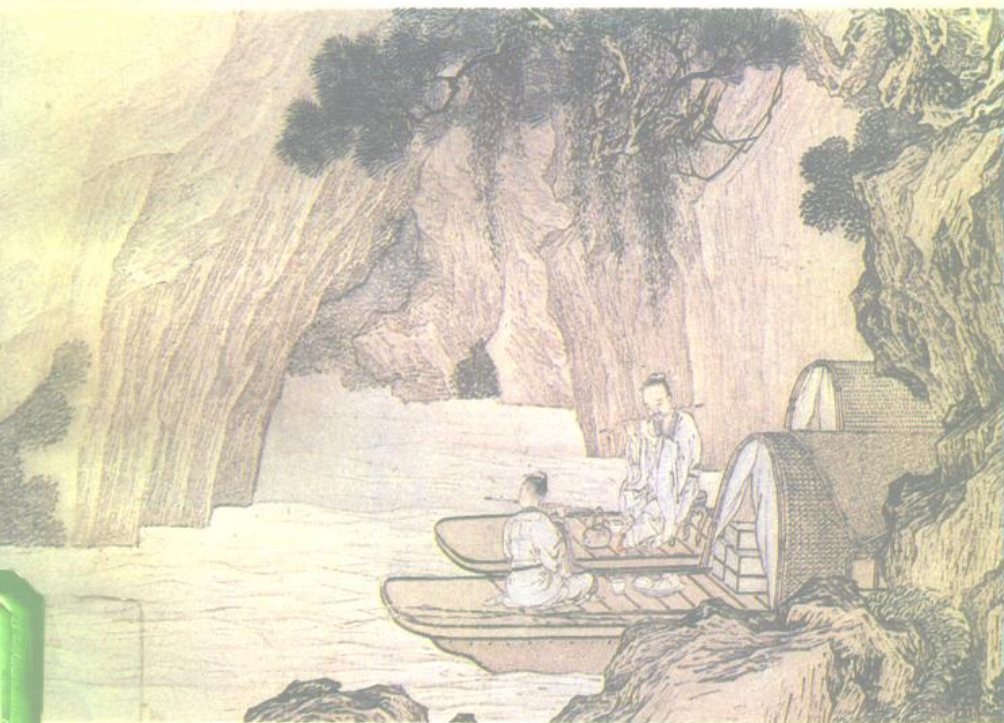


連城壁

(清) 李 漁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I242.7
21

85443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连城璧

(清) 李渔 著
孟斐 标校



200189731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连 城 璧

〔清〕李 渔 著

孟斐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3 印张 8.125 字数 256,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0

ISBN 7-5325-1285-1

I·629 平装定价：2.70 元

出版说明

继《新选历史演义》、《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两套丛书之后，我们又推出了《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为古代小说普及本的丛书化、系列化，增加了又一束奇葩。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虽与长篇小说一样，也是以唐、宋、元以来说话人的话本为渊源的，但其发生、发展却有着与前者同中有异的历程，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貌。本丛书所选入的十种优秀短篇小说集，大抵可以反映这一历程。

明嘉靖中洪楹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几种收刻宋元明初话本的著作中最早的一种，所录除个别篇章为明人所作外，大多为宋元话本的原始形态。天启年间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代表了话本向拟话本发展的最初阶段，共收宋元明人话本一百二十种，而明人所作比重加多。冯氏或改定题目，删芟游词，修饰文字；或仅保留原作梗概，敷衍改写，性质已同创作。于是案头小说之形态，由话本中萌生。而短篇小说的大量刊行，亦由此开始。稍晚，崇祯间凌濛初受三言影响，先后刊刻《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因“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故“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八十篇（按：一篇重复），从而变编改旧本为文人仿话本自行创作，所谓文人“拟话本”小说至此而确然成立。嗣后及于晚清近代小说崛起前，拟话本小说沿冯、凌二家开辟的道路蓬勃发展，且越益文人化，雅驯化，案头化。丛书

02175/02

所收东鲁狂生的《醉醒石》、李渔的《十二楼》、《连城璧》，即为清代短篇白话小说集的代表作，虽然尚保留某些话本的外在特征（如有“入话”），但风格韵味已大异其趣。

伴随着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隆兴，江河与泥沙俱下就不可避免，而篇幅的众多，又非一般读者所易购置，于是选家也就应运而生。明末墨憨斋主人编选的《今古奇观》是最早且最为著名的一种，它从“三言二拍”二百篇中去其污秽，取其淳美，得四十篇，约为一帙，深受读者欢迎。当“三言”、“二拍”湮没数百年之间，此书独独不胫而走，几至家喻户晓；而由于其选录标准之主于淳美，也对后来作者起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白话短篇小说文人化、雅驯化的进程。因此，丛书也予选入。虽与“三言”、“二拍”有所重复，但作为小说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一种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品，相信仍会受到读者欢迎。

从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发生、发展的过程看，它一开始就有着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发生于话本而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决定了它市民文学的主要属性；二是无论是早期宋元话本的创作者书会才人，还是冯、凌为代表的由正统文学转而致力于小说编写创作的中下层文人，都是层次不同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转向小说，固然有其接近民众而对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有所偏好的原因在，但很大程度上是在正统的仕进道路上失意后，借小说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于是依违于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审美趣尚和传统道德及审美标准之间，便成了这群作者的主要心态。

明代市民阶层，虽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思想的制约，并因其与封建经济的割不断的联系而始终处于幼稚状态，但是作为一个以商业活动为存在依据的新兴的社会势力，在经济生活，尤其在思想意识上，却必然与当时日趋严苛的宋明理学及其所代表

的经济基础产生尖锐矛盾。比如理学讲究义利之辨，但离开了逐利，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理学讲究礼义大防，但商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本身就先使家庭纽带松弛，社会关系变形，而日益积聚的财富要寻找消耗处，又往往导致人欲横流；理学讲究正心诚意，养气砺志而外邪不侵，倒是继承了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商业活动的祸福无常，又必然将市民推向对因果报应的进一步信仰；理学支持的自然是以乡绅为依托的官本位体制，而商业活动的本质却要求平等的竞争与公正的法制仲裁，等等。这些深刻的矛盾，市民阶层自然希望在属于自己的说话与小说之中得到反映。于是就形成了白话短篇小说中以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为主要背景，以城市细民为主要角色的家庭、爱情、商营、公案、报应等主要题材——旧题材在此获得了新含义，新题材也应运而生，市民阶层在这些题材中作出自己的价值、道德评判，而一归之于他们基于其经济生活的朦胧的乃至畸形的个性解放要求与理学“顺天理，灭人欲”的主导思想间错综复杂的冲突与调和。这样，就题材与倾向言，白话短篇小说，不同于长篇小说之起始于英雄崇拜，而结尾于对旧时代的哀歌与冷嘲，它始终以对里巷街坊“碎杂事”的敷衍为主要手段，来表达细民的哀乐悲欢。从这一点而言，白话短篇小说倒是与长篇中《金瓶梅》一系的作品，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在《三言》之前，“意存劝讽”的宗旨可说是认真贯彻的，所以有关政治、商务、伦理的作品不少，尽管爱情婚姻类的题材是大量的，但也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倾向。至《二拍》虽较自觉地继承《三言》的传统，但色情和迷信成分及纯粹“新听睹，佐谈谐”的作品大量增加，多少表现出作者的失望或流于颓放。成书于清初的《醉醒石》，实以明季社会为主要背景，因果报应、神道说教占了上风，正表现了当时人们愈益感到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心

态；而稍后的《十二楼》与《连城璧》，多数铺叙爱情故事，精致玲珑，则似乎反映了作者在文网密布的清初社会，对敏感题材的规避。二者正是《二拍》预示的倾向的不同方向的发展。

诚然，白话短篇小说不像《三国》、《水浒》、《红楼》那样展开一幅幅雄伟或悲慨的历史画卷，然而因为短篇体裁的轻巧灵活，题材的切近生活，却也多方位地描绘出当时中国社会那新兴的一隅中种种真切的风俗民情，特别是那些据当时社会新闻加工而成的作品，更具有长篇小说所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研究明清社会风俗的专家们对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视往往更甚于长篇，其道理亦在于此。

从艺术上看，在短篇小说文人化、案头化的进程中，文人的审美趣味促使短篇小说由浑朴粗糙向风雅精致演变。虽然“语近俚俗”，是它基本的语言风格，但从明人拟话本的用俗为雅、厚朴温润，到清人作品的化俗为奇，追求尖新，却是显见的不同时代特色；虽然“奇局”是它情节构成的必要因素，但从冯、凌之崇尚不奇而奇，凡中见奇，至李渔的刻意求奇，往往凌空结构，极尽曲折离奇之能事，也有着创作思想上的重大区别。也正因此，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篇制加大，有着向中篇发展的趋势。

以上所云，希望能为读者赏阅这套丛书，提供一些角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7

前 言

古代短篇白话小说，从说书艺人使用的朴素粗糙的话本发展到文人写作供直接阅读的拟话本，至晚明“三言二拍”而极盛，影响了更多的文人从事拟话本创作，其中成就最高的当推李渔。

李渔，原名仙侣，字谿凡，后字笠鸿，别号有笠翁、天徒、笠道人、湖上笠翁、随庵主人、新亭客樵等。浙江兰溪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他早擅才名，不得一第。入清后不复应举，而经历战乱，家道中落，遂携家奔走四方，靠干谒权贵和卖文鬻书维持生活。康熙十九年(1680)卒于杭州。李渔是著名的剧作家和戏剧理论家，生平著述颇富，除诗文杂著外，有《笠翁十种曲》、《闲情偶寄》等传世。他的拟话本小说集《连城璧》及另一种《十二楼》也深负盛名，被誉为清人第一。孙楷第先生就曾说：“求短篇小说于清代，除笠翁外，亦更无人。”

李渔很重视小说的创作，友人杜濬为《十二楼》作序，引他的话：“吾于诗文非不究心，而得志愉快，终不敢以稗史为末技。”这是因为他深知小说的作用。他在《闲情偶寄·凡例》中说：“风俗之靡犹如人心之坏，正俗必先正心。然近日人情，喜读闲书，畏听庄论；有心劝世者，正告则不足，旁引曲譬则有余。”《连城璧》正是继承了“三言”、“二拍”的现实主义传统，针对“风俗之靡”、“人心之坏”，通过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拟话本形式，“旁引曲譬”，以期收“劝世”之效。从他所署“觉世稗官”的笔名即可说明

(《十二楼》又名《觉世名言》亦同此意)。所收小说十八篇(内编十二集、外编六卷),全部为明代故事,绘出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众生相。其中如外编卷六的王竺生,沉迷于赌博,终致倾家荡产,老母也被活活气死;戍集的单龙溪,自己辛苦经商,让少子长孙安坐享受,养成了两个青年好逸恶劳、自私自利的不良品质,为抢占遗产,置病危的父(祖)于不顾,互相争夺殴斗,造成同归于尽的悲惨结局,爱之适足害之。今天看来,难道不是还像发生在我们身旁一样触目惊心吗!

对封建社会的黑暗面,李渔笔下多有暴露。这里有官场的腐败:“‘不是撑船手,休来弄竹篙。’衙门里钱这等好趁?要进衙门,先要吃一服洗心汤,把良心洗去;还要烧一分告天纸,把天理告辞;然后吃得这碗饭。”衙役如此,官吏可知。当知府滥刑逼供,命令第二次给犯人上夹棍的时候,作者忍不住丢开书中人,自己站出来大声疾呼:“看官,你道夹棍是什么东西,可以上得两次的?为民上的要晓得:犯人口里的话,无心中试出来的才是真情,夹棍上逼出来的总非实据。从古来这两块无情之木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做官的人少用他一次,积一次阴功;多用他一番,损一番阴德。”可以想象,这种酷刑及其造成的冤案,他已不知见过多少次了。有势豪横行:乡宦用虚契骗占民女,本来没出半文钱,却要“一本一利还得清清楚楚”,才许领回。恶霸行径,使人想起《水浒传》中的郑屠。有世态炎凉:失志时人人嘲笑,得势时个个趋奉。有人情巧诈:丑汉仗着有钱,买通媒婆,用替身相亲,骗娶美妻;赌棍以放线钓鱼、先甜后苦的手法,设阱诱赌。这些伪、丑、恶的社会现状,都是李渔批判谴责的对象。而他所歌颂和同情的,则大多是市民阶层的小人物,不仅有穷苦的书生、正直的商人,更有为以往的文人所不屑写、或只能作陪衬的“卑贱者”。在寅集的开场白中,他把强盗穿窬、娼优隶卒和叫化子列为三种“下流之人”,然而偏是这些人占据了作品的主要地位。仅以前三集为例,子集中的刘

藐姑和譚楚玉就是一对伉俪，他们的爱情是在共同的生活 中萌发，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而成为封建礼教最坚决的叛逆者。李渔在他俩身上表达了人们对爱情专一和婚姻自由的美好理想与追求。丑集中的蒋成，是个身在公门，心存忠厚的皂隶，二十多年衣不遮身，食不充口，还要赔钱挨棒，却不肯坏良心，损阴德。寅集中的“穷不怕”更为奇特。他是个讨饭的乞儿，却为人“轻财重义”，不但经常用乞讨来的钱物饮食周济同伴或倒舍给穷苦人，还替人葬母赎女，甚至被诬陷，受酷刑，也不肯妄扳无辜。李渔这种分明的爱憎观，显然与他半生飘荡江湖，对下层社会较为接近和了解是分不开的。

《连城璧》的许多篇幅宣扬重男轻女、一夫多妻，这是封建社会的现实，我们很难过于苛责。而李渔对封建正统也并不严格遵循，如他虽然推崇女子守贞，但也不忌讳寡妇再嫁。书中即多以再嫁的寡妇（或弃妇）作为主角，叙写她们的喜怒哀乐，像午集的“醋大王”、辰集的吴氏等。申集的寡妇曹婉淑更是主动设计结意中人，大胆追寻自己的幸福；而未集的罗氏和莫氏之所以成为反面人物，主要是因她们的口是心非，言行不一，不是因她们的再嫁。市民的道德标准与贵族不同，他们并不那么在乎一块节孝牌坊。

李渔在创作的艺术表现上刻意求新。他说“文字莫不贵新”，“不新可以不作”，自负“稗官野史，则实有微长，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当世耳目，为我一新”。作为戏剧大师，他运用传奇手法来写小说，几乎每篇都是一个独出心裁的故事，结构别致，布局紧凑，情节曲折，而文字的生动流畅又足以表达，读来使人忘倦。不少篇目是写爱情、婚姻的，却从无“私订终身后花园”的俗套。外编卷六从少不更事的王竺生眼中写出一群赌徒的丑态，而后又从久贾初归的王父眼中写王竺生举止气质的变化，十分传神入微。申集中的殷四娘，撮合各方，从中渔利，其伶牙俐齿、随机应

变,不亚于《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刘四妈。通俗文学的语言特点是明白浅显,“能于浅处见才,方是文章高手”,李渔确可当之无愧。

《连城璧》也存在明显的缺点:每每为安排团圆结局或强调因果报应而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性;为过分追求新奇而导致离奇,影响了故事情节的可信性;有不少描写迎合市民的低级趣味,有时流于秽褻;少数篇目庸俗无聊,纯属消闲破闷之作;甚至把同性恋当作“义夫节妇”来表彰,大唱赞美诗。这些都属集中败笔,反映了李渔思想上落后的一面。

《连城璧》的成书有一个演变过程。最初名《无声戏》,分一、二集,一集先出,二集约刻于顺治十一年(1654)左右,回目均为单句。后由杜濬(署名睡乡祭酒)重新编排,并刻为《无声戏合集》,共收十二篇,始改回目为对句。顺治末,曾帮助编刻二集的张缙彦获罪流放,罪状中就有编刻《无声戏》一条。李渔大约恐受连累(《无声戏二集》不见流传,亦可能当时遭禁),乃改书名为《连城璧》,以《合集》所收为内编,过去刊落及后来续写的六篇为外编,均署“觉世稗官编次,睡乡祭酒批评”,仍以《合集》之序冠之,成为今日的规模。此次整理出版,用大连图书馆藏日本抄本为底本,校以日本佐伯文库藏本,择善而从,其两本共同的明显错字,则据文义径改,均不出校记。底本原缺外编二卷(卷三、卷四),亦从佐伯本补入。

孟 斐

1992年3月

原 序

迷而不知悟，江河日下而不可返。此等世界，愿不能得之于夏楚，劝亦不能得之于道铎；每在文人笔端，能使好善之心苏苏而动，恶恶之念油油而生。乃知天下能言之流，有裨世道不浅。吾友屏绝尘氛，闭户搦管，颔颔不休，视其书，非传奇即稗官野史。予谓：“古人著书，如班固、袁宏、贾逵、郑玄之徒，皆以经史传当世，子何屑屑此事为？”吾友微笑不答。予因取其所著之书，趺坐冷然亭上，焚香煮茗而读之。其深心具见于是，极人情诡变，天道渺征，从巧心慧舌，笔笔钩出，使观者于心焰熿腾之时，忽如冷水浹背，不自知好善心生，恶恶念起。予因拍案大呼：“吾友洵当世有心人哉！经史之学仅可悟儒流，何如此作为大众慈航也。裴光庭有言曰：‘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不知忠信节义于是乎在。’其斯之谓欤！”故予于前后二集皆为评次，兹复合两者而一之。稍可撙节者必为逸去，其意使人不病高价，则天下之人皆得见其书。天下之人皆得见其书，而吾友维持世道之心，亦沛然遍于天下。

睡乡祭酒漫题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言	1
原序	1

连 城 壁

子集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1
丑集	老星家戏改八字 穷皂隶陡发万金	19
寅集	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	26
卯集	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	46
辰集	美女同遭花烛冤 村郎偏享温柔福	59
巳集	遭风遇盗致奇赢 让本还财成巨富	76
午集	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	90
未集	妻妾败纲常 梅香完节操	118
申集	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	131
酉集	吃新醋正室蒙冤 续旧欢家堂和事	152
戌集	重义奔丧奴仆好 贪财殒命子孙愚	162

亥集	贞女守贞来异谤 朋侪相谗致奇冤	170
----	--------------------	-----

连城璧外编

卷之一	落祸坑智完节操 借仇口巧播声名	185
卷之二	仗佛力求男得女 格天心变女成男	193
卷之三	说鬼话计赚生人 显神通智恢旧业	203
卷之四	待诏喜风流趟钱赎妓 运弁持公道舍米追赃	212
卷之五	娶众怒舍命殉龙阳 抚孤茆全身报知己	221
卷之六	连鬼骗有故倾家 受人欺无心落局	235

连城璧子集

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

诗云：

从来尤物最移人，况有清歌妙舞身；
一曲《霓裳》千泪落，曾无半滴起娇颦。

又词云：

好妓好歌喉，擅尽风流。惯将欢笑起人愁。尽说含情单为我，
魂魄齐勾。舍命作缠头，不死无休。琼瑶琼玖竞相投。桃李全
然无报答，尚羞娇羞。

这首诗与这首词，乃说世间做戏的妇人比寻常妓女另是一种娉婷，别是一般妩媚，使人见了最易消魂，老实的也要风流起来，吝啬的也会撒漫起来。这是甚么原故？只因他学戏的时节，把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操演熟了，所以走到人面前，不消作意，自有一种行云流水的光景。不但与良家女子立在一处，有轻清重浊之分；就与娼家姊妹分坐两旁，也有矫强自然之别。况且戏场上那一条毡单，又是件最作怪的东西，极会难为丑妇，帮衬佳人。丑陋的走上去，使他愈加丑陋起来；标致的走上去，使他分外标致起来。常有五、六分姿色的妇人，在台下看了，也不过如此；及至走上台去，做起戏来，竟像西子重生，太真复出，就是十分姿色的女子，也还比他不上。这种道理，一来是做戏的人，命里该吃这碗饭，有个二郎神呵护他，所以如此；二来也是平日驯养之功，不是勉强做作得出的。

是便是了，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为甚么还把他做起小说来？只因第一种下贱

之人，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奇到极处，所以要表扬他。别回小说，都要在本事之前另说一桩小事，做个引子；独有这回不同，不须为主邀宾，只消借母形子，就从粪土之中，说到灵芝上去，也觉得文法一新。

却说浙江衢州府西安县，有个不大不小的乡村，地名叫做杨村坞。这块土上的人家，不论男子妇人，都以做戏为业。梨园子弟所在都有，不定出在这一处，独有女旦脚色，是这一方的土产。他那些体态声音，分外来得道地，一来是风水所致，二来是骨气使然。只因他父母原是做戏的人，当初交媾之际，少不得把戏台上的声音、毡单上的态度做作出来，然后下种，那些父精母血已先是些戏料了；及至带在肚里，又终日做戏，古人原有胎教之说，他那些莺啼燕语之声，柳舞花翻之态，从胞胎里面就教习起了；及至生将下来，所见所闻，除了做戏之外，并无别事。习久成性，自然不差，岂是半路出身的妇人所能仿佛其万一？所以他这一块地方，代代出几个驰名的女旦。别处的女旦，就出在娼妓里面，日间做戏，夜间接客，不过借做戏为由，好招揽嫖客；独有这一方的女旦不同，他有“三许三不许”。那三许三不许？

许看不许吃；许名不许实；许谋不许得。

他做戏的时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戏的时节，也一般与人顽耍，一般与人调情；独有香喷喷的那钟美酒，只使人垂涎咽唾，再没得把人沾唇。这叫做许看不许吃。遇着那些公子王孙，富商大贾，或以钱财相结，或以势力相加，定要与他相处的，他也未尝拒绝；只是口便许了，心却不许，或是推说身子有病，卒急不好同房；或是假说丈夫不容，还要缓图机会，捱得一日是一日，再不使人容易到手。这叫做许名不许实。就是与人相处过了，枕席之间十分缱绻，你便认做真情，他却像也是做戏，只当在戏台上面与正生做几出风流戏文，做的时节十分认真，一下了台就不作准。常有痴心子弟要出重价替他赎身，他口便许你从良，使你终日图谋，不惜纳交之费，图到后来究竟是一场春梦，不舍得把身子从人。这叫做许谋不许得。他为甚么原故定要这等作难？要晓得此辈的心肠，不是替丈夫守节，全是替丈夫挣钱，不肯替丈夫挣小钱，要替丈夫挣大钱的意思。但凡男子相与妇人，那种真情实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后，却在眉来眼去之时，就像极馋的客人上了酒席，众人不曾下箸时节，自己闻见了香味，竟像那些肴馔都是不曾吃过的一般，不住要垂涎咽唾；及至到口之后，狼餐虎嚼吃了一顿，再有珍馐上来，就不觉其

可想，反觉其可厌了。男子见妇人，就如饕人遇酒食，只可使他闻香，不可容他下箸，一下了箸，就不觉兴致索然，再要他垂涎咽唾，就不能勾了。所以他这一方的女旦，知道这种道理，再不肯轻易接人，把这三句秘诀，做了传家之宝，母传之于女，姑传之于媳。不知传了几十世，忽然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偏与这秘诀相左，也许看，也许吃，也许名，也许实，也许谋，也许得，总来是无所不许。古语道得好：“有治人，无治法。”他圆通了一世，一般也替丈夫同心协力，挣了一注大钱，还落得人人说他脱套。

这个女旦姓刘，名绛仙，是嘉靖末年的人。生得如花似玉，喉音既好，身段亦佳，资性又来得聪慧。别的女旦只做得一种脚色，独是他有兼人之才，忽而做旦，忽而做生，随那做戏的人家要他装男就装男，要他扮女就扮女。更有一种不羁之才，到那正戏做完之后，忽然填起花面来，不是做净，就是做丑，那些插科打诨的话，都是簇新造出来的，句句钻心，言言入骨，使人看了分外销魂，没有一个男人不想与他相处。他的性子原是极圆通的，不必定要潘安之貌，子建之才，随你一字不识、极丑极陋的人，只要出得大钱，他就与你相处。只因美恶兼收，遂致贤愚共赏，不上三十岁，挣起一分绝大的家私，封赠丈夫做了个有名的员外。他的家事虽然大了，也还不离本业，家中田地倒托别人照管，自己随了丈夫，依旧在外面做戏，指望传个后代出来，把担子交卸与他，自己好回去养老。谁想物极必反，传了一世，又传出个不肖的女儿来，不但把祖宗的成宪视若弁髦，又且将慈母的芳规作为故纸，竟在假戏文里面做出真戏文来，使千年万载的人看个不了。

这个女儿，小名叫做藐姑，容貌生得如花似玉，可称绝世佳人，说不尽他一身的娇媚，有古语四句，竟是他的定评：

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长，损之一寸则太短。

至于遏云之曲，绕梁之音，一发是他长技，不消说得的了。他在场上搬演的时节，不但使千人叫绝，万人赞奇，还能把一座无恙的乾坤忽然变做风魔世界，使满场的人个个把持不定，都要死要活起来。为甚么原故？只因看到那销魂之处，忽而目定口呆，竟像把活人看死了；忽而手舞足蹈，又像把死人看活了。所以人都赞叹他道：“何物女子，竟操生杀之权！”

他那班次里面有这等一个女旦，也就勾出名了，谁想天不生无对之物，恰好又有一个正生，也是从来没有的脚色，与藐姑配合起来，真可谓天生一对，地生一双。那个正生又有一桩奇处，当初不由生脚起手，是从净丑里面